

越南今昔

(本文插圖刊一三三頁)

吳鈞

經濟衰退面臨崩潰

美國反戰記者嘉諾(Stanley Karnow)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錄音訪問第一個率戰軍隊進佔西貢總統府的越共上校裴信祝賀他們大勝時，裴信昂然說：「今天是所有的越南人都勝利，祇有美帝才是失敗者。」到了一九八一年，嘉諾以老友身份渡河內政權特准重赴越南採訪七週，他從北至南到處深入看過後，回美在報上發表觀感則一反前調，他認為越共強佔了南越之後便施行暴政，集中四十萬前政權軍公人員、社會智識份子及企業家去勞改，使國家重建缺乏人才，經濟衰退已面臨崩潰邊緣。

至於對外關係，連范文同自己也說：「越南不幸只能寄望於唯一的偉大盟友。」誠然如此；據馬來西亞名政論家柯嘉遜博士的分析，蘇聯在五十年代的對外政策是採取守勢，集中於歐洲，這就使中共成為越共軍事、經濟的主援國。(筆者按：中共在責罵越共忘恩負義時曾公開說，自五十年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中，中共已援助河內二十多億美元，等於大陸人民百萬人十年的勞動成果。)六十年代，中共、蘇俄的分裂公開化，且大陸正在推行文化大革命，河內便與莫斯科建立較為直接關係，但仍是不小心翼翼地走兩邊路線。迨一九六四年越戰變質才更進一步傾向蘇聯。

越戰結束那年(一九七五)，河內和莫斯科簽署經濟協定，一九七八年越共加入共產國家經濟互助會，遂真正投入蘇聯懷抱；同年又簽訂雙邊軍事協定，那便是越共入侵柬埔寨的先聲，而蘇聯亦有了取得金蘭灣良港為海軍基地的法理根據，進而控制整個中南半島。據香港十一月十四日法新社電，美海軍發言人說，蘇聯太平洋艦隊在金蘭灣附近，平均每日有二十五至三十艘各型艦艇在活動，並有若干能飛抵菲律賓的攔截機。

探測蘇聯影響力之大小，須視其與受惠國的經濟聯繫之深度而定，蓋純軍事援助可以突然中止，經濟援助或斷即蕩然無存。不幸的是，越共現在對蘇聯的依賴性已達欲拔不能的地步，難怪范文同亦自歎倒楣。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河內拖欠莫斯科的援款已達二十多億美元，連利息都付不起，爾後每年的軍經援助亦達二十億，而大部份則投入柬埔寨戰場，對經濟建設毫無裨益，所以弄得民窮財盡，不得不急謀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新策略，力圖與美國及東協國家建立正常關係，既可通商貿易又容易獲致美援。

人位主義而今安在

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在歐洲敗北，維琪政府讓日軍假道越南，覬覦中國西南疆，五年後，日本無條件投降，剛從廣西潛返北越山

區的胡志明認為時機已熟，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河內發表獨立宣言後，則使盡各種卑鄙手段來排斥民族主義革命派系而獨攬抗法領導權。一九五四年，法國與越共簽署日內瓦停戰協定後，保大舉吳廷琰為南越總理，翌年通過公民投票當選第一共和總統。吳總統為對付平川、高臺，和好各教派的潛在勢力，只能信賴其家屬及同鄉親信，同時運用天主教來制衡其時已被越共滲透的越南佛教。吳廷琰是民族主義的愛國者，在執政九年中，他提倡「人位主義」，以人本為哲學基礎，以遵重人權來對抗共產思想；以「四大經濟區域論」來為國民造福。他認為第一經濟區域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如糧食、水電、住宅及鐵路運輸等應由政府來直接管理；第二區域與國民生活次要相關，如衣著、公共交通工具及一般生活必需品應由政府來計劃指導生產和分配；第三區域是用來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的物資及第四區域屬於奢侈品，任從私人自由經營。簡言之，是以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為其經濟建設藍圖。

有一次，吳廷琰總統在西貢獨立宮接見我政戰顧問團團長王昇將軍，筆者任翻譯，話很投機，談了一個多鐘頭還未結束；時值正午，侍者把他的兩菜一湯中餐車推了進來又推出去，如此者再三。王將軍不好意思，託言想見一見政治顧問吳廷琰先生才辭退出來。臨別時吳總統還站起來

說：「越南的反共建國事業困難尚多，但余堅信『皇天將不負苦心人』！」

又一天深夜裏，達官貴人皆已離開獨立宮，吳總統在他臥室中懸燈垂詢我過去在國軍中與共軍游擊隊作戰的經驗，尤其特別注意到我國國防部在臺灣辦理軍眷福利的優點，囑我就這方面提出詳細的書面報告，並建議越南共和軍應如何來改善軍眷生活，好讓將士們安心剿共；當時筆者在越南國防部心理作戰署任情報科長。

吳廷琰總統於一九六〇年訪華回去便積極推展「戰略邑(村)」國策。這類戰略邑除可發揮政治作戰的組織戰、思想戰、心理戰、情報戰、羣衆戰來結合武力戰之功能外，還能達致對敵經濟封鎖的目的。乃克制共黨所謂「人民戰爭」的大謀略。對美國關係，吳廷琰總統堅持只能派遣象徵性的作戰部隊來越，但必須簽署雙邊協定才好向國民交代；他認為美國只管給越南軍經援助，而讓越南人自己來剿共才有效。不幸的是華府過於患得患失，居然於一九六三年冬揮手倒吳，鑄成大錯。軍事政變之後，洛奇大使滿以為從此可以縮短越南反共戰爭；但當時美國務卿拉斯克却電告洛奇說，華府不能大幅經援南越讓執政的將領們爭權奪利，繼而派出五十萬大軍來越直接參戰，使「越戰美化」，花費了一千多億美元，傷亡不殆，拖了九年之久而打的是不求勝的仗。一九七三年元月十七日所簽署的巴黎協定等於拱手將南越送給越共！巴黎協定「催生婆」，猶太裔辛辛吉的座右銘是「我的成功秘訣乃把各老友拋掉。」所以阮文紹在辭職時控訴美國「是一個

無人道的盟邦所作的無人道行為。」

美使仍讚美吳廷琰

我並非主觀的崇拜吳廷琰總統，美國原駐南越大使諾丁(Frederick E. Nolting) (任期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 爲吳氏遇害逝世二十一年紀念而發表的一篇公開函稱：十一月一日是吳廷琰總統——越南的一位偉大愛國者遇害的悲慘日子。我以一個甚瞭解吳先生的人，首先感謝諸位讓我有機會，趁着總統在越南的一次政變中遇害二十一週年紀念日——對所有酷愛和平自由的越、美人士而言是一個極不幸的淒慘事變日子——來向上萬參與追思會的越、美朋友發表此篇公開信。時間愈過得久，人們對以往曾被一些人所誤會的一位人物的人格愈加認識清楚。我深信，時至今日大多數的越南人和美國人都已經醒悟吳總統應該是受我們擁護、景仰而不應該是受閒言閒語、濫加批評的人。理由是：吳總統堅決不容任何入蔑視他的國家，他認為愛國精神以及國家主權才是越南賴以在自由中生存的主要條件。先生的政治價值和個人威望乃是公正而非諛媚取悅他人，寬恕而非固執，莊強而非隨波逐流，而其至上者莫如先生的高尚人格！今日，我們美國人以及絕大多數的越南人都認識了這個真價值，而公尊吳總統爲我們所崇敬的偉人。

美國原駐南越大使諾丁 敬識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華僑遇上空前浩劫

南越不幸淪亡，其給我旅越華僑帶來的是怎樣的災禍呢？一言以蔽之乃空前浩劫！旅越華人絕大多數是從事工商業，經越共政權三次換鈔，兩次「打資產」，有的被「掃地出門」，有的被抓進「集中營」，有的被趕往「新經濟區」，能逃往第三國家去或回到自由祖國來的皆屬幸運者，迄今尚滯留在越南的難僑已是一窮二白，且因工、商業國有化而生機盡失，還被越共政權以無正當職業爲由逼往「新經濟區」等死。

越共是自有華僑歷史以來排華最烈者，除經濟性之外還帶有政治性和民族性。我們知道，越戰結束後，中、越共就反臉成仇；前爲「既是同志又是兄弟」，今成「頭號敵人」，因此在越共心目中，凡是華人問是紅、是白，統統視同第五縱隊，能趕的便趕走，趕往國外或趕往「新經濟區」；能殺的便殺掉，明戮暗殺都一樣，務必掃光始止。連原屬「華聯」(中共爪牙)、「華運」(越共爪牙)份子以及屬於三代以內的華裔越共幹部也不倖免。越南淪亡於國際共黨已十年有餘，世人對越南被赤化大禍或已漸忘了，但越南事件的教訓應是整個酷愛自由人類的共同教訓！

本文作者原南越共和軍政戰總局政訓局副局長，原籍廣東文昌，陸軍官校十七期畢業，原爲國軍步兵少校，曾參加抗日戡亂諸戰役；大陸淪陷後自臺返回越南原僑居地加入越南共和軍，歷任越南國防部心理作戰署情報科長、心戰幹部學校訓導主任、政治作戰總局長辦公室主任、政訓局副局長等職。一九六三年故副總統陳誠訪越時任榮譽侍衛長。



①吳廷琰慰問來自北越的反共義民。(文見145頁)

②越南今昔作者吳鈞(左二)陪同中國駐越軍援團長柯遠芬(右四)巡視越軍彈藥庫。

